

大约13年前，我的博客里有位西安小博友，叫若拙，是位品学兼优的活泼女孩。她读了我的《天虫》，在博文后面发评论说：“三年级的时候，在学校门口买了蚕宝宝，这样每天下午就要在校门口买桑叶了。可是，有一天下午，卖蚕和桑叶的阿姨没有来，就只好到处去找桑树，而方圆数里之内，居然一棵桑树都找不到！第二天，阿姨还是没来，伙伴们全慌了神。”

这时候，若拙妈妈给出法宝：笋叶。尽管蚕宝宝不太喜欢吃，却也最终保住了生命。若拙想起妈妈说的，她小时候养蚕，是和伙伴们爬树去摘桑叶的，那致命的粮食取之不尽。而今天的若拙和她的伙伴们，得到桑叶的唯一方法，就是用钱去买。说到这些，若拙最大的感慨就是，“金钱的确不是万能的”啊。

读了若拙写给《天虫》的评论，我读出这个孩子对上一代人养蚕、爬树之类童年琐事和趣事的认知，已超越了一代人、一名小学生的个体蕴涵。可以想见，这个孩子的发展方向最初被中肯的确认，以及优点被认可后，获取了最接近自然的塑造。

对于若拙自己来说，她的成功在于，恰到好处地自我管理与自我发展，又恰到好处地与母爱及人生境界相融合。这种优秀，不再局限于学业成绩甚至课外特长，而是相对于人生的。

我曾说，有机会告诉若拙我们的童年。后来怕分散若拙的学习时间，一直没有写。直到暑假若拙评论《天虫》时，在几行文字里讲述自己养蚕和妈妈小时候养蚕的事，才觉出一般童年趣事机缘的到来。

爬树采桑养蚕之类，是我们那一代人雷同的成长经历。像若拙妈妈和伙伴们一样，我和伙伴们很容易找到桑树，或者我们想见到的，关于自然创造的一切。

如果我们想去某某树的海洋，也只消远走几步而已。大规模地采摘桑叶，也只需坐在渡船横渡大运河，西岸就全是桑树了，有时候还能吃到桑葚呢。

船是木的，伸手可以捞到荻草，带回家放到金鱼缸里。每天步行几十公里，一点都不觉得累，因为，我们收获了桑叶、水草还有没吃完的桑葚。如果时间足够，伙伴们还可以游泳，捉鱼摸河蚌。

我们的养蚕和我们的成长，几乎不用钱去购买，只要出了家门，就可以尽情地玩了。像这样的采桑叶，我们每个人只需要一毛钱的船费。因为那时通常水大，运河的水面是很宽的，不敢像鱼的样子游到河的对岸。不然，船钱也省下了。那时的夏天以及暑假，是孩子们乐趣最多的时节，没有一个人不像疯狂的猴子，晒得也像年少的大猩猩。

那些岁月，养蚕以及养各种各样的、大大小小的动物，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生命乃至世界栩栩如生的故事以及教材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们可以为若拙及伙伴们重做这些教材，比如，让她们在方圆数里之内找到桑叶。

其实，过了那个暑假，若拙才是个中学生。此前的几个月，这位小博友开始访问我的博客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她用坦然而进取的姿态，轻松驾驭着文字，像大博友一样，为读过的博文写下评论。

从若拙校园漫步似的博海徜徉中，我能发现，她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操纵电脑。很快，也从她的博客中读到，这位品学兼优的小女孩，也是一位明星级的围棋高手。

她的与众不同，最早是在独立中显现的。若拙的博文，是一个孩子写的，却不再是小学生作文的样子，尤其她对博文文字的理解，总显得确切与从容。而且，她善于含蓄地批判，敢于友善地反驳，又长于旁征与博引，一切都出人意料。

和几位叔叔阿姨博友一样，我们和若拙的互访是悄悄的，不约而同于赞美中暗示“只要别骄傲自满，就会前途无量”。而若拙，都用完美的理解与蓬勃的朝气，不动声色地送还一个令人欣慰的答案。她在回复我的此类赞美时就说：“我会让您成为预言家！”

后来，那些博友都散了。若拙，现在应该读大学了。我们，正由中年走向老年，因为小博友即当年的孩子，有了这么多美好的回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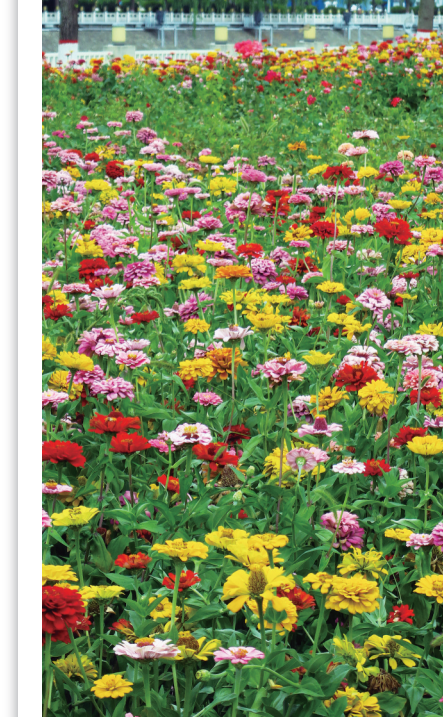
遥想当年，文昌阁在滔滔的马颊河畔巍然耸立。因为形状如琵琶，马颊河两岸的众海湾里便有了现在存在的琵琶湾。千佛塔其实像牛皮石金钢一样，是大寺院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仅仅二十里铺、三十里铺的地名，足可以见证平原县当年的繁华，如今却成了山顶上的那几块石头。

沧海桑田中，牟山与中牟浑为一体，我分明看到了牟山的巍峨。

多年前，著名作家铁凝刊登在《北京文学》上的短篇小说《咳嗽天鹅》，读后让我难忘。小说叙述：掉队的天鹅被人捕获，以致被卖掉吃肉，失去水的润泽，失去同伴，变成焦虑的咳嗽天鹅。

只有生态环保，自然才能和谐。大洋河湿地，我一次次走近你，倾听你的云水谣。你看，那一群雏鸟，笨拙的身影努力着，完成一次次起飞的动作。飞出鸟巢，飞向天空，飞向远方。

朋友，欢迎你到大洋河湿地听鸟的声音。



商洛山 (总第2609期)  
刊头摄影 方立

## 荒径与野物

宁雨

顺着花田北侧参差的河岸西行，有条比拴牛绳粗不了多少的小径。两边野草你吃一点，我抢一点，有时候路就被草吃没了。若隐若现的小径把人带离河岸，带向左花田、右野林的更广阔区间。

清早，野草挂满露珠蛋蛋，走不多久，鞋子裤脚就湿了。再走，鞋头便拖上厚厚一层泥板儿。荒径行走的好处是在不经意间能碰到山鸡、野兔子、蚂蚱这样的野物。有一回，我脑袋开着小差，与一只山鸡碰了个对面，我吓了一跳，估计山鸡也吓了一跳。我下意识往后蹦，山鸡一蹿一蹿，翅膀扑到药材田里。当我回过神儿，意识到这是平生第一次见到山鸡，该仔细观赏一番时，山鸡早已跑得没有踪影，只有华丽的尾巴在虚空中闪动。那应该是一只雄山鸡。野兔子更快，明明你看到它在一箭开外一蹦一蹦的，很是悠闲，眼睛一眨，视野里早已空空然。野兔子皮色土黄，跟滩涂河两岸的黄土土一个色调。土黄，是天然的伪装，是保护色。

在荒径尽头的林边，我有幸见识过一个雉鸡家庭。有着漂亮鸡冠和彩色长尾

裙的雄鸡，和麻褐色花翎的雌鸡，带着它们的一儿两女正在悠闲啄食。啄食的声音很响，一定是一顿美餐。说起来，雌鸡的食物并不丰盛，不外乎虫子和草籽，以及鲜嫩的草尖。为了喂饱肚子，一天不知道要跑多少路，刨啄多少泥土。野林子里，雌鸡非常警惕，远远听见人声，也许仅仅闻到异类的气息，瞬间没入野林深处。据说，雌鸡专门携带大手电筒，趁夜用弹弓射杀。我在集市上见过鸡毛掸子，说是雌鸡翎子做的。果然，每一根毛皆鲜亮，有韧劲，像雄鸡的翎羽。暗暗合十，为那些毫无攻击力的野物祈祷。

那时候，这段滩涂河还是野河、枯河。偷采河沙兼自然冲刷的缘故，河槽有的地方窄而浅，有的地方却很深，形成天然的大水塘。三三两两的人，把车停在花田边，带着鱼竿到水塘钓鱼。伏天大雨后，塘里的水便积得很满。斑嘴鸭、小白鹭、绿头鸭，都在塘里游戏吃鱼。没有上

游补给，水聚得快，干得也快。这样的雨水塘，只要连续晴上十天二十天，满塘的水就蒸发得剩下一个底儿了。蒸发留在塘边的痕迹，形成天然的纹路，一层一层雕塑出很有趣味的几何图形。有水，塘里就有鱼，清一色的银鱼。钓鱼的人说，银鱼对水质的要求很高。河床上无人打扰的水塘，竟是银鱼的好水体。

北岸更野，开阔沙滩上常有人放风筝，有人玩越野车。无人行走的地方，生长各种野草，最多的是野苋菜，也有小蒜、马齿苋、拉拉草、苍耳棵和蕨菜。穿过沙滩到河槽的流沙中漫步，对体力是极大的考验。野苋菜嫩叶可采食，秋后穗头却长满芒刺，苍耳、蕨菜更是满身披挂，人在里头走一趟，鞋子和裤子上挂满芒刺，半天工夫也摘不净。越过野苋菜和苍耳的迷阵，到河槽去看流沙五花八门的形态、层次，去高低错落的沙岗间穿行，曾是我非常乐意的游戏。

云龙大桥像是一道界桥，分割了桥西的野河和桥东的生态修复一期景观带。高架桥下的漫水路，则是“两个世界”的分界线。

## 牟山传奇

高海涛

多次到郑州市中牟县，竟然不知牟山是中牟一座“物理”之山。多次道听途说牟山时，总以为它只是一座“化学”之山。

在天津西开往郑州东的高铁上，每过白洋淀站，脑海里便开始勾织古黄河与太行山的关系网。大禹时代，黄河就是在中牟转了个弯，沿太行东麓，一路与发源太行山脉的诸多河流交汇后在天津流入渤海的。车窗掠过华北平原上文化遗迹的幻觉，一直被正在快速成长的高楼大厦所替代。高铁犹如奔驰在古黄河里的一条大船，人文、地理与自然的复杂关系，编织着一路的纠结。

塔吊，是一种拔起的图案，我一直这样认为。可是，中牟却颠覆了我这个认知。因为中牟总是不留任何痕迹地就有一湖水，一片绿。就连中牟的塔吊也是倒映在水中，以至中牟的楼房都是从水中长出的图案。

每次到中牟都会有不同的风景，我也就只能做一个摸象的盲人，始终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中牟。博物馆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、农耕文化博物馆、傩戏表演、官渡寺、牟山湿地公园，在我的眼中都是全新

的。特别是牟山湿地公园，几乎颠覆了我对中牟的记忆。

牟山，在中牟县城北。史料记载，东汉献帝建安五年，即公元200年，曹操和袁绍在此官渡之战时，防御工事的遗存，被称为“牟山”，这个名字被一直沿袭了下来。明朝正德十年的《中牟县志·山川》中说：“牟山，在县治北五里，高十余丈，延数十里，上建牟山庙，县之得名于此。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牟山被黄河水冲毁了一半。1938年6月9日，国民党军队奉蒋介石之命决开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，试图以黄河水阻挡日本侵略者。仅两天时间，黄河水就吞没了大半个中牟县，牟山也无法幸免于难。1940年夏，洪水将牟山又冲刷一遍。1941年秋，洪水再起，牟山很快被洪水冲垮。为战争，曹操和袁绍堆起了牟山；也是为战争，牟山又被荡为平地。

而今，中牟又崛起一座新牟山。先是在湖中看到它的倒影，抬眼望，很自然的一座山就在面前。难道又有一场官渡之战？导游介绍，牟山是用中牟的建筑垃圾堆进来的。既消解了建筑垃圾的污染，又

造就了一个美丽的公园。牟山封藏了一个旧中牟，湖水似乎吐纳了一个新中牟。

登上牟山顶，目之所及不是中牟的全景。可我头脑却摸到了“大象”的全部。倒映在视网膜上的七个中牟叠加在一起。中牟的两条主动脉，黄河生态带与贾鲁河生态景观带；七经八脉，七里河、远粮河等八河；五胜六腑，绿博湖、雁鸣湖、鹭鸣湖、圆田泽等十个湖泊；穴位肌肉，方特欢乐世界、绿博园、建业·华谊兄弟电影小镇、官渡黄河大桥等，共同组成了一个貌似潘安的原中牟。

在去中牟之前，在泰山以东的平原县，我对牟山有了新的认知。那次去平原是我的一个错误，我在百度上搜到了几张美丽的图片，文昌阁、千佛塔、龙门石刻、龙门楼等，便召集几个朋友前去。百度导航到达后，却是一片玉米地，不远的村庄有一个建于公元2016年的房子，大家非常失望。又百度到文昌阁，过一座红砖小桥时，问田里的农民，这是条什么河？反正好有个马，问了好几遍，也没听清楚是马什么河。过了小桥，是平原县第二中学，现为中心小学，紧靠大门，望向校园，有一

## 湿地，鸟儿的天堂

孔庆武

鸟儿愿为一朵云。云儿愿为一只鸟。

在辽东半岛北部，在北纬41°的地方，群山环抱着千条小溪汇成美丽的大洋河。大洋河两岸遍布的湿地，是鸟儿的天堂。一群群鸟儿，流连忘返在青山碧水间，它们择水草而栖，沿河流而居。你看那舒展的翅膀，在水面只轻轻地一划，就盘旋着飞上了天空。

一个月前，我们一行五人来到大洋河流域的支流哨子河水域，沿湿地拍摄水鸟。

夕阳落山鸟归林，渔舟向晚篝火红。看来赶晚不如赶早。第二天早上四点钟，赶在太阳出来之前，长枪短炮镜头齐全，只待鸟儿出现。水边的雾出奇得大，看不清鸟儿是从什么方向飞出来，在头顶清楚地听到鸟儿划破空气的声音。

向导领着电视台的摄像大哥还有他的助手和我们碰面。他们驾车一路飞驰，为了赶在日出前拍摄录制水鸟。摄像大

哥说：“日出时间五点二十分。”果然不差分毫，一轮红日从山间冉冉升起。

太阳出来了，雾瞬间就消失了。天鹅、白鹭、苍鹭、赤麻鸭、野鸭、鸥鸟……更多不知名的水鸟在沙滩踱步，苇塘潜伏，浅水中静立……我们戴着大草帽，小心翼翼把自己伪装成一棵树，一丛芦苇。屏住呼吸观察它们的一举一动，只有手中的快门轻轻响起。在摄像机的镜头里可以看见，远处的一群大白鹭，一边梳理羽毛，一边相互嬉闹。随着阳光升起，鸟儿纷纷展开翅膀，在水面上盘旋，慢悠悠地飞着。

飞来似一片雾，飞走似一朵云。

清晨到中午，时间转瞬即逝，如白驹过隙。时间去哪了？鸟儿飞到哪去了？整个大洋河流域，遍布水鸟的身影。在哈达碑河与兴隆五道河交汇处，在哨子河和大洋河交汇处，河滩芦苇茂密，这里是玉都岩的水源保护地，更是鸟儿的家园。河水流至小虎岭口子街与雅河水系相汇，山绕水转，形成倒流河奇观。水鸟在这一

段水域栖息、觅食。一部分在岸边树林中过夜，大部分在前管水庫段水域树林间繁殖生息。

春回秋归，鸟儿重复着迁徙之路。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的队伍，越来越多的鸟儿在天空呈现乙字形。为生存而飞，飞向水草肥美的家园。群山、河流、村庄，高远的天空、广阔的大地。它们是我的战友空军特级飞行员宁明笔下《看不见的航线》。

为了留住这些可爱的湿地精灵，有人沿河投放玉米粒、稻谷等食物。而真正喂养它们的是天空和大地。季节变换，气温不同，让鸟儿飞翔的次数随之改变。有一位玉雕大师想到一个办法，用绝美的岫岩玉，雕琢鸟儿的身姿，于是有了岫岩玉雕琢的红鹤、白天鹅，这些绝世无双的艺术品，让我们近距离地领略和感受到了玉之美。它美的自然、美的震撼、美的可爱，这些美丽的天使，让人一眼难忘。

追寻它们的足迹，在大洋河两岸，在

前管水庫，黑山水库，罗圈背水库，一声水鸟啼，落在天空，落在水面，落在大地，落在草丛中……这些湿地的精灵，涉水而渔，寻觅新一天的开始。亮起羽翼，飞入云中高歌一曲。每一个惬意的动作，都伴随着自由的鸣唱。更多的时候，不是看见它们的身形，而是听见它们的歌喉。一片美丽的羽毛，是天空和大地之间的音符。长着翅膀的天使，往返抵达于天上人间。

多年前，著名作家铁凝刊登在《北京文学》上的短篇小说《咳嗽天鹅》，读后让我难忘。小说叙述：掉队的天鹅被人捕获，以致被卖掉吃肉，失去水的润泽，失去同伴，变成焦虑的咳嗽天鹅。

只有生态环保，自然才能和谐。大洋河湿地，我一次次走近你，倾听你的云水谣。你看，那一群雏鸟，笨拙的身影努力着，完成一次次起飞的动作。飞出鸟巢，飞向天空，飞向远方。

朋友，欢迎你到大洋河湿地听鸟的声音。